南華眞經注疏卷第九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郭象 注

金澤文庫

外物不可必 疏 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善惡之所致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佯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
年而化爲碧 精誠之至 (疏) 碧玉也子胥萇弘外篇
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爲鴟鳥之形盛伍員屍
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萇弘遭讒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讒遂剖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
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
曾參悲 是以至人無心而 (疏) 孝己殷高宗之子
應物唯變所適 也遭後母之難憂
苦而死而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
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
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必
固者唯當志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 夫木生火火
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
爍是以誠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爍滅之敗 陰陽
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 所謂 (疏) 水中有火電也乃
錯行 焚大槐霹靂也陰
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
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陰而
無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 (疏) 不能虛志
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而忘形域
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辱二境
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蹙蜳不得成 矜
愈重則所在爲難莫 (疏) 蹙蜳猶怵惕也不能忘情
知所守故不得成 忘懷矜惜故雖勞形怵慮

而卒無所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闊也疏心徇有爲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宙慰暋沈屯非清夷平暢也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溺觸物則屯邅既非清夷豈是平暢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熱故也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爲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焰中和之性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唯僨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僨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爲家業既貧故來貸粟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疏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爲金此非黃金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 疏 波浪小臣困於車轍
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
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 疏 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比流者衆
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
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此言當理無小苟
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
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
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
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
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爲大

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 疏 任國名任國之
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鉤頭肉既爲巨
鉤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爲餌 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 疏 號爲巨鉤暮年不得魚
蹲踞也踞坐也踞其山 旦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鉛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疏 暮年之
外有大魚吞鉤於是牽鉤陷沒馳驚而下揚其頭
尾奮其鱗鬐遂使白浪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

北莫不厭若魚者（疏）若魚海神也渰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爲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疏）末代季葉才智不敢立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輕浮諷誦詞說語輕字有作輊字者輊量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魚難矣（疏）累細繩也鮒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繩趣走溉灌之溝瀆適得鮒難獲大魚也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疏）干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疏）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疏）人間世道夷險虛通未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日光起儒弟子發冢爲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疏 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

摩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

傷口中珠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疏 接撮也摩按也顪口也控打也撮其鬢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疏 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爲相其妻采樵歸見門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爲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爲人所制而之不能爲人制也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後耳 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營四海 視之儡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 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傴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忽忽觀其儀容似營天下未知子之族姓是誰怪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 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 疏 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爲君子

仲尼揖

而退 受其言也 疏 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 業可得進乎 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爲姦成萬世之禍恃聖迹而驕警則陳怕之徒是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驚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 固執聖迹抑揚從已失於本性故窮窶 亡其略弗及邪 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 疏 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眞道 惠以歡爲驁終身

之醜 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 夫以施惠不可偏故驁慢者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爲怨府故終身醜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隱括進之謂也 疏 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爲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閉者閉塞 疏 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 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疏柰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擾撓物心運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夫子之辭也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疏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刳龜也卜之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曾不失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 疏 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華將死灰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 疏 網無情而得魚諭聖人無心故天下歸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 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遣間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疏 遣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 疏 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 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爲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 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崖故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疏 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疏 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借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 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影響自有智昏菽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由性性之無者不可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 流蕩逐物逃遯不反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眞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 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 愚迷之類執志慤然雖復家被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而不知回顧流遁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所以爲大齊同 疏

夫時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爲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可以爲臣爲君而相賤輕流遁之徒與化俱 疏 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不知此事是故達人曾無留滯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唯所遇而因之故能 今學者之流也 古無所尊今無所畢而學者尊古而畢今失其原矣 疏 夫步驟殊時涘洧異世古今情事變化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爲學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爲堇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堇堇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疏 御於今代涘洧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

僻 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順人而不失己 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彼意自然故承而全其我 疏 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 疏 徹通也顫者辛臭之事也夫六根無壅故徹聰明不蕩於外故爲德也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 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跲則衆害生 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疏) 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臭心知爲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滯桑中之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殺非天之罪** 殺當也夫息不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疏) 殺當也由知由知然後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哽塞以害生崖通蹍二徒皆不當理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幸 **天之穿之日夜无降** 通理有常運 (疏) 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竇** 無情任天竇乃開 (疏) 閒空曠也夫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滯溺不通 **胞有重閬** 閬空曠也 (疏)

閬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虛則婦姑勃磎** 勃磎爭鬪也 (疏) 勃磎爭鬪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姑爭處無復尊卑 **心无天遊** 遊不係也 (疏)

六鑿相攘 攘逆 (疏) 鑿孔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自然之理有寄 (疏) 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德溢乎名** 夫名高則物而通者也 (疏) 物而通者也 **名利深故脩德** 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者過其當 (疏) 過多者爲尚名好勝故也 **溢乎暴** 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 暴殘害也夫名者爭之器名既過者必更相賊害內

篇云名者相軋者也**謀瞀乎誸**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 瞀考也誸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知出乎爭**平往則無用知 疏 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鬬斯至**柴生乎守**柴塞也 疏 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 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疏 銚耜之類也鎒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脩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 植生也銚鎒既脩芸除萑葦幸逢春日鉏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 疏 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皆嫩可以休老**非不老也 疏 翦齊髮鬢滅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沐浴**寍可以止遽**非不遽也 疏 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靜可以止之**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 夫止遽以寍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彩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

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疏）駭驚也神者不迹之名爲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疏）證空爲賢並照爲聖從深望淺故不問之君子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眞

遠矣斯尚賢之過也（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爲鄉黨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僞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僞以慕聲名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疏）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聞湯讓務光恐其及己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

溺而死波蕩失性遂至於斯矣**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以竹爲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意蓀筌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兎畢也也亦兎彊也以繫係兎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疏此合諭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兎本因筌蹄而荃蹄實異魚兎亦由玄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理明而名言絕得而筌蹄忘玄理魚兎**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言而九見信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爲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濛雲將扃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疏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卮蒲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疏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蒲則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無的當故謂之卮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
皆所借 籍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
者也 疏 信者爲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
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
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 媒媾合也
人多不信別人 父談其子
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己雖信
而懷常
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 疏 吾父也非父談子不
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實而聽者妄起嫌疑
致不信
之過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互相
非也
疏 夫俗人顛倒妄爲臧否與己同見則
應而爲是與己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己

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二異同處而二異訟
者俱異耳而獨信其 其所取是必於不訟
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 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
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 以其耆
艾故俗
共重之雖使言不 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
借外猶十信其七 疏 之不藉於外爲是長老故重
而信之流俗之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
人有斯迷妄也 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
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
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也期 疏 期待也上下爲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
待也 疏 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
之禮非關道
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

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爲安故而習常也（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不言則齊不言而物自均等也齊與言不齊（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也言與齊不齊也（疏）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

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耳故曰無言（疏）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借竟不言也（疏）夫以言遣言則無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疏）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真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言无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疏）雖出吾口皆彼言耳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我口（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疏）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疏）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他既空然可斯混惡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然惡乎可可

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疏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可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

寓言二十七

其氣則一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始卒若環於今爲始者於昨已復爲卒也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

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疏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伐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孔

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人即是用衆人之口矣使人乃

以心服而不敢讙立定天下之定 口所以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

疏 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因而乘之故無已止也重勗惠子止而勿言吾徒不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及

疏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疏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洎及也

疏 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及

也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爲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縣係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 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爲親求祿雖復悲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係於以養也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

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僞而稱孝子三仕猶爲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榮禄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疏鳥雀大以諭千鍾蚊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禄千鍾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之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權南郭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二年而從不自專也疏順於俗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疏不滯境也四年而物與物同也疏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疏

爲衆歸也六年而鬼入外飛散也疏神會理物七年而天成無所復爲疏合自然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適而安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四句絶百非義極重玄理窮衆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生有爲死也生而有爲則喪其生疏勵生人道沈溺有爲適歸死滅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所以勸公者以公平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其死之由私耳疏自由也由私其生故有爲今公平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

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无自也 夫生之陽遂以其獨爾非有由也 疏 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絶迹無爲而忽然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不適 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疏 夫氣聚爲生生不足樂氣散爲死死不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皆已自足 疏 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 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 疏 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 鬼神識也夫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 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彼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 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 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荅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 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予蜩甲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影似形而非形

疏 蜩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蠐螬變化而爲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蠐螬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蠐螬而有蟬蟬亦不待蠐螬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蜩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 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 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必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

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 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佗物乎是知一切萬法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 彼者形也強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名言問荅其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 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邁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疏 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荅 疏 自覺已非默然悚愧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 疏 盥洒也櫛梳也屆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巾櫛肘行膝步盡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 疏 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

未有閑庸令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睢盱盱跋扈之貌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勢矜莊燿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疏 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盛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子居也 **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 蹙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謹首虔恭敬奉尊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尊形自異故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潭而避之也 疏 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巾席妻捉梳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去其矜矜故也 疏 從沛反歸已崇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矜混迹同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象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爲帝亦當能以爲事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緝理萬機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

哉（疏）姓善名卷隱者也堯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遥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疏）古人淳撲喚帝爲子恨舜不識野情所以悲嘆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爲人葆力之士也（疏）戶字亦有作后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擕子以入

於海終身不反也（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未爲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土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疏）亶父王季之父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爲狄人攻伐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

臣笑以異（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笑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杖杖而去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僞人心浮淺徇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玉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國之人頻殺君王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爲君故乘以玉輅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疏）援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爲君也恐爲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諭借問韓侯也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疏）荅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子華子曰甚善（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

戚不得也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爲相故遣使人賫持幣帛先通其意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飼也居疏陋之閭巷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疏

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爲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疏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云爲然後動作而應之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

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子列子窮窘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先乃爲不好士乎疏遠游之客譏刺子陽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

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疏子陽嚴酷人多怒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猘狗遂殺子陽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

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
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
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爲珪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
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
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
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爲樞蓬作門扉破甕爲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子貢乘大馬中

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疏）子貢
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是白素裏爲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疏）縱蹳也以華皮爲冠用藜藿爲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疏）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繫奢故懷慙愧之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憲禽馬之飾憲不忍爲也（疏）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爲人多覓束脩教以爲己託仁義以爲姦慝飾車馬以衒於夸君子恥之不忍爲之也曾子居衛縕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疏）以麻縕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剥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疏）守分清虚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疏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爲臣不與諸侯爲友也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志心矣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志心知之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

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疏飦糜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疏

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下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妄生嫌惡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

爲儕類也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餒營無火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爲事也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咎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亡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亡其幸乎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疏削然取琴聲也扢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
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 夫陰陽天地有
四序寒温人處
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
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
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亡首 疏 共伯名和周
王之孫也懷
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知共伯
賢請立爲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
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爲祟遂廢共伯而
立宣王共伯退歸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
遥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内潁陽地名在襄
陽未爲定地名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

首山
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
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
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没命者故有天地
之降 疏 北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
也 壟上曰畎下曰畝清冷淵在南陽西嵎縣
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壟畝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
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
慙遂投清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荅以不知姓伊名尹字贄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恥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

讓我必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
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舊說
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
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
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
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況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
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疏廬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

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
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血牲而埋之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
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神農之世盡治而无求焉疏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

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以
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疏）爲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
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爲
福願人之險以爲己利也

今周見殺之亂而
逐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疏）凌速也速爲治政
彰紂之虐謀謨行
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
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殺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
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
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
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
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

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慙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

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

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

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爲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爲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爲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亡竊爲先生羞之亡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疏）餔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

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遺迹將來也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爲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疏）儌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疏）言丘幸其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覩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疏）趨疾行也反走

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也孔子曰仁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仁竊爲將軍恥不取焉（疏）（激明）

也貝珠也黃鍾六律聲也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仁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

吾父母之遺德也亡雖不吾譽吾獨不
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
而毀之今亡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
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疏)
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
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疏)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
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疏)殼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

咸遺篡弒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
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
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
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
于于(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
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

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 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堯
舜作立羣臣 疏 置百官也湯放其主 疏 放桀於南巢也武王殺紂 疏 朝歌之戰紂
征伐篡弒湯武最甚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 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也縫衣
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

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疏 制縫披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誣惑諸侯其爲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 高危之冠長大之劒勇者之服也既伏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 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崩隤事

既不逮身遭殂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疏謂不與丹朱天下舜不孝疏爲父所風癉雨沐致偏枯疏治水勤勞之疾半身不遂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王拘羑里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亢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萬乘見以迷於眞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恥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循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循不臣天子

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疏）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之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志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因放火燒山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後悔謝追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亾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貪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閒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爲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豕字有作死字者乞字有作走字者隨字讀之豕偕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

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疏）爲達道者之所嗤也自
上觀之至于子孫比干皆不足貴也仁
之所以說我者其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
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
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疏）
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
豈矯情而爲之哉分內爲之道在其中矣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
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
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
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
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穴也不能悅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仁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仅仅詐巧虛僞事也非

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 疏 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仅仅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惟增其弊狂狂失眞仅仅不足虛僞之事何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 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憎懼遂至於斯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 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疏 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荅云實如所言也仁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桀舜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 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須者近遭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以摸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疏 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問於

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爲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爲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 疏 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名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眞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疏 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

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 疏 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恥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多識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疏 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爲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眞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前臧謂臧獲也聚謂擥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疏此復釋前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爲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爲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胷言行相反戾邪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疏成者爲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爲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

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
何以爲別乎 疏 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
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
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
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
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
敘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
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疏 堯廢長子丹
朱不與天位
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庳之國令天下吏治
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
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 殷
湯
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
於汲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爲適周公殺
兄長幼有序乎 疏 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
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
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爲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
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
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別乎 疏 夫儒者多言強爲名位墨者兼愛
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
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 疏 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爲正在
於名苟得心之所爲正在於利且
名利二途皆非真實既
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
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爲捨已殉其所不爲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苟得皆共談玄言於無爲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歸根合於自然之道也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疏所爲眞性也無轉汝志爲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爾眞性也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縣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爲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疏自比干已下匡子已上皆爲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爲道之人深宜誡慎也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財富則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爲運知足不求邪爲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遣貪求之心而不取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疏 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己爲超絕流俗過越世人況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疏 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爲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

疏 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心靈而愚者妄爲之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疏

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也无足曰矣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能及（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疏）夫富貴之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爲之謀德者爲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嗛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耳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爲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知和曰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

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不求不覺也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

疏 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 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 夫不以高貴爲驕矜不以錢財爲娛翫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眞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 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弒之害故天下稱其

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

矣疏嗛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醪醴耳聒宮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侅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疏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憤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疏堵牆

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壑壁譬彼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恥辱邪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慤而論之豈非憂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窻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志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志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惙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常足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九

賜蘆文庫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十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劒也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以充從車之幣帛也莊子用周者欲絶王之喜

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爲冠垂

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
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實肖故語聲難澁斯
劍士之形服也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
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疏）夫自得者內無
懼心故不趨走也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
先（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曰臣聞大王
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
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
里行不留任銳快如是寧有敵乎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
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
試之（疏）夫爲劍者道也是以志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王乃校劍
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
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

士敢劍 (疏) 敢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教敢斷以定勝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 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劍故問之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 (疏) 鋒劍端也鐔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爲劍鋒齊國岱山在東爲劍刃也 (疏) 御用也謂莊實可擊

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疏) 鐔環也晉魏二國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爲環也 韓魏爲鋏 (疏) 鋏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爲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 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 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 五行金木水火土刑罰德德化也以此五行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 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

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
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郷（疏）四郷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爲異也但能依用此劒而御于邦國亦宇内無敵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疏）易以震卦爲諸侯故雷霆爲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疏）夫以道爲劒則無所不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爲功故無不服也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
王芒然自失（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豪桀士爲鋏此劒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无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懣豈復能飡乎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

斃其處也（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疏）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以聽曲終（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遥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子路對曰魯之君子賢人君子也（疏）荅云是魯國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疏）問其氏族荅云姓孔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羣品此孔氏之心乎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疏）爲是有芽土五等之君爲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荅云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眞性偏行仁愛者
去本迢遞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
笑徘徊嗚呼歎之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
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
子反走再拜而進（疏）拏撓也反走前進
是虔敬之容也客
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
而去仁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仁也（疏）曩向也緒言
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仁不敏未識所
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仁不逮客
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曰仁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疏）嘻笑聲也仁
學仁義逮乎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客曰同類相從同聲
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
經子之所以（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
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

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繹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 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 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

係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 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 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

飭百姓搖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 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今予既上无君侯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 疏 揔濫也非是已事而強知之謂之叨濫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 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 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擇是非而言謂之諫 疏 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諫也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 聞人之過好揚敗之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 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 與己親者雖惡而舉與己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僞好敗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 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詖之人也此八疵者外以亂人

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爲友朋明君不將爲臣佐也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很戾之人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睇其倢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爲達道以己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
物與人則无所累矣(疏)謹愼形體修守眞性則物我俱全所有功名還歸人物故無患累也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疏)不能修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孔子愀然(疏)自誡也
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疏)夫眞者不僞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僞性者不能動於人也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
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眞悲无
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
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

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性情故以樂爲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爲之眞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疏）法效自然寶貴眞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囿塵而遷賢徇物無厭故心恒不足也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眈人間之浮僞不早聞於玄道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

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 尼父喜歡自嗟
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父其不恥訓誨晉當服
勤驅役庶爲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
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
咎 疏 從迷適悟爲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
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
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 疏 戒約孔子
令其勉勵 吾去子矣吾去子矣
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 疏 延緣止蘆葦之間重
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

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
疏 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
懷門人授綏猶未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撓響方
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
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
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

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抗對也分庭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

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 湛著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不精不得

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 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無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蜕動之

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疏 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郭象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 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 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

自覺己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 重問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賣漿之家 而五漿先饋 言其敬己 疏 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覩其容觀競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己 疏 更問驚由庶陳己失 曰夫內誠不解 外自矜飾 疏 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爲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諜成光 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 諜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

貴老之情篤也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爲物標約使人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夫疑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羹之人獨有羹食爲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爲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己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僞忘眞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疏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歎善哉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保守也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聚守之謂也疏顯形德爲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屨戶外跣足幷堂請益者多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疏敦竪也以杖柱頤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賓者

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蹙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寇聞師久立不言而歸於是竦自息慙惕不暇納屨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疏）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顯迹於外故爲人保之耒求乃不相保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疏）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而汝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來感己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端先物施惠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疏）必將有感則搖與本性動也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搖而應之滅迹匿端有何倫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疏）細巧入人爲小言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爲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無能悟何誰獨曉以相告乎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

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者也 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疏
夫物未嘗爲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唯聖
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曠彼虛舟任運逍遥 鄭
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
緩爲儒 祇適也 疏 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
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 鄭
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疏
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瞿 瞿
緩
弟名 疏 瞿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
名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

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
爭辯父黨小兒遂助於瞿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
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三 也闔胡嘗
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 緩怨其父之助
弟故感激自殺
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
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
秋柏 疏 闔何不也秋柏勁木也父既助瞿而緩恨之
之實 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怨
言云使汝子爲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視我爲賢
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爲異物秋柏子
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
不看我冢上已化爲秋柏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
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

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疏言緩自恃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

齊人之井飲者相

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爲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捽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爲諭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爲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以爲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

不知物性自爾矜爲己功者逃道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 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故所以爲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 疏 學己所不能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 玄道窅冥言像斯絶運知則易志言實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 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

不人 知而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疏 復古眞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 姓朱名泙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鏨千金之産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伎雖巧妙卒爲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勵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 疏 達道之士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疏 庸庶之類妄爲封執理不必爾

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搴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爲**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爲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太初之妙理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爲知所得者細**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

疏

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偃王使秦應對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疏）窘急也言負窮困急織履以自供頸項枯槁而顦顇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詴夸莊子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疏）癰瘇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虧乎（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爲卿相魯邦亂病庶瘳差矣曰殆哉圾乎仲尼（疏）圾危也夫至人以民

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彫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

疏 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眞也

疏 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儀喪其眞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疏 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僞辭華析派分流爲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 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僞黔黎而不知已無信實也以華僞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割眞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己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

疏 後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可安哉

彼宜汝與 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即今之見驗

疏 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頤與 效彼非所以養己也

疏 予我也頤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俱失也

誤而可矣 正不可也

疏 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明不謂當時也

疏 離實性學僞法不可教示

黎民慮後世荒亂不如休止也難治也治不則僞故聖人不治也疏捨己效物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疏夫能施求報商客尚不齒理況君子士人乎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不得不齒爲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爲內刑者動與過也靜而當則外內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疏宵闇夜也離罹也訊問也

闇惑之人罹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耳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也形同槁木外不挂桎梏唯眞人哉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疏愿慤眞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

眞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有順懷而達疏懷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疏縵緩也釬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縵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爲難知耳未爲殊無迹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火雖復難知未爲無迹驗具列下文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疏遠使忠佞斯彰咫步敬慢立明者也煩使之而觀其能疏煩極任使察其彼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疏卒問近對觀其愿智急

與之期而觀其信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疏仁者不貪告之以危而觀其節疏告危亡驗節操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避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

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 而夫鄙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父謙夸各異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爲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有心於爲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 役智勞慮有心爲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睫

率心爲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疏 率心爲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

疏 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爲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

吡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疏 吡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爲是不同己爲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爲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 八極三必

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疏美恣媚也鬚髭鬢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超過常人愛役既多因以窮困也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佒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佒仰首不能俛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勇動多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疏雄健躁擾

必招讎隙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恬解之貌也達於知者肖肖釋散也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真性虛照傀然縣解無係戀也達大命者隨泯然與化俱也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不厭其長久以爲勞苦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住乃悟也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介懷耳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疏錫與也穉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周於己後自矜物先也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葦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爲薄賣㠯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予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

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有驕稱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或聘於莊子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祭宗廟曰犧也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瞴此死生之情

異而各自當也 疏 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況祿食之人例多夭折嘉遁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 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 鳶鴟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 疏 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眞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 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爲之使 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 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爲物驅使何能役人也 神者徵之 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 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

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 明則有心應務爲物驅役神乃存應不及忘應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格量可知也

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入人其功外矣 (疏) 夫忘懷應物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已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郭象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爲矣又何加焉 (疏) 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順其所爲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爲不爲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 上古三皇所行道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理也

无乎不在 (疏) 荅曰無爲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疏) 神者妙物之爲義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 夫虛凝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 原本也一

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九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疏 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嶷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爲宗上德爲本玄道爲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也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 布仁惠爲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爲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疏 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寔操驗其行考決其數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 疏 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爲常所謂彝倫也 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 疏 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是以蕃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民理既然故聖

賢不逆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疏養老哀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焉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元和域中之羣有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末不離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所以爲備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通六合以敖游法四時而變化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

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秋褒貶定其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

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皆古人之陳迹耳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尚復不能常稱疏不過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同也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疏韜光晦迹道德不一百家法教多端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疏宇內穿鑿疏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通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忘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疏不能恬淡虛志而每運心思察隨其情好而爲教方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疏夫目能視色耳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用不得常用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所不通故時有一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辟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析判疏一曲之人各執偏辟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湏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況一曲者乎 (疏) 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解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 (疏) 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紛紜遂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 心之所欲執而爲之即此欲心而方術一往逐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也既乘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

天地之純也 (疏) 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爲也古人大體樸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爲之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爲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 裂分離也儒墨名法百家馳騖各私所見咸率己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譎遂使蒼生措心無所分離物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 侈奢也靡麗也世不許奢華物我窮儉未嘗綺麗既乘物性教法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矯厲也 (疏) 矯厲也用仁義爲繩墨以勉厲其志行也 而備世之急勤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 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

災急難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不復度衆所能也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爲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疏墨翟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椁等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夫物不足則以鬬爲勤儉各有餘故以鬬爲非也疏普氾兼愛利益群生使各自足是今墨子令百姓皆故無鬬爭以鬬爭爲之非也

其道不怒但自刻也疏克己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也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同之也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嫌其侈靡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鐘鼓羽毛嫌其侈靡所以毀弃不用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等級斯古之禮也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疏）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子道（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三王下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己身也未敗墨但非道德（疏）未無也罪性尹老之意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

情（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凶哀吉樂世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法其道大儉（儉無潤也）（疏）儉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薄其爲道乾儉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夫聖人之）（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憂悲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懽心而與物俱往也）（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

心忘己大順羣生今乃毀皇王之法
反黥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
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川三千小者无數疏
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竇塞隄防
通決川瀆救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橐盛土器也
耜掘地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檝
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爲濫川爲原九
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
者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无胈脛无毛**
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

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
安置萬國聞啓之泣無暇晷暫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
賴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
遂使腓胈無肉膝脛無毛禹之大
聖尚自艱辛況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
休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
後世墨者踵之弟子也裘褐粗衣也木
夜不休力也用此自苦爲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
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
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苦勤
也疏乖於禹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

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
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疏 姓相里名勤南
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
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爲別墨 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
應以巨子爲聖人 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疏 訾毀也巨大也
獨唱曰觭音奇對辯曰偶仵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
跿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己能合異爲同析同爲異或
獨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辯
相毀用无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爲聖人 皆

願爲之尸 尸者主也 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
決 爲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 咸願爲師主庶傳業將來
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 意在不侈廢而備世
之急斯所以爲是 其
行則非也 爲之太過故也 疏 意在救物所以是也
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
毛相進而已矣 疏 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
迹精苦自勵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任衆適性
反之故爲下 疏 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
化之下術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

子眞天下之好也為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求之不得也輩無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眞好也疏

宇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顦顇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眞好非矯為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於衆無逆忮立於名行以養羣生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自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疏每願宇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疏姓宋名鈃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疏華山其形如削尹立志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萬有用斯為本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請

欲置之以爲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疏聊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爲急也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聊調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不許戰鬬假令欺侮不以爲辱意在救世所以然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聊調之理然也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不辱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所謂被人輕侮而不恥辱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爲太少乎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宋鈃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爲弟子也疏宋尹稱黔首爲先生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爲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爲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己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

高大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之貌 疏 圖徼高大之貌濟熬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爲苛察** 苛且伺察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必自出其力也 疏 夫賢人君子恕己寬容終不用取捨之心 **以成名也** 立身求己不必假物 疏 **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所以爲救世之士也 疏 已止也苦心勞形乖道逆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爲外** 爲利他外行也 疏 **以情欲寡淺爲內** 爲自利內行也 疏 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 **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未能經虛涉曠 疏

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 **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各自任也 疏 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物得所趣故一 疏 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 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而無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 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爲政術■者故有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 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愛也 **齊**

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
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徧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
能大道包容未嘗辯
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
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性其
性乃至 道則无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稟性各異
以此教彼良非至極
若率至玄道則物皆
自得而無遺失矣 是故愼到棄知去已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泠汰猶
聽放也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已機不得已
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愼到守此用爲
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
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
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
知而未能都忘
故猶近傷於理 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
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
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 疏謑髁不
定貌也
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
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无行而非天
下之大聖欲壞其迹
使物不殉 疏縱恣脫略不爲仁義之
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
內之聖人也 推拍輐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
椎拍故未泯合

疏 椎拍笞撻也輐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拍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 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爲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瞻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 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爲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任性獨立 疏 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 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 疏 磨磑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磑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無是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 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疏 夫物莫不耽滯身已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磑等行藏任物動靜無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 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爲

九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 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若夜游遂如土塊名爲得理慎到之惑其例如斯**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爲道與死人之行也是以英儒贍聞玄通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 疏不合至道豪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適得怪焉** 未合至道故爲詭怪爲其怪也**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彭蒙之師曰古**

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所謂齊萬物以爲首**其風窢然惡可而言** 逆風所動之聲 疏窢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爲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窢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常反人不聚觀** 不順著生之稱其瞻望也 疏未能大順群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致民望**而不免於魭斷** 雖立法而魭斷無圭角也 疏魭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魭斷也**其所謂道非生人之道不免於非** 韙是也 疏韙是也慎到所謂爲道者非正道也所言爲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彭蒙田駢慎**

到不知道 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心爲道而未得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 疏 雖復習尚圓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但不至也 疏 彭蒙之類雖未體眞而志尚知略有梗槩更相師祖皆有稟承非獨臆斷故嘗有聞之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精用有爲事物爲粗 疏 本無也物有也用无爲妙道爲 積爲不足 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 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虛澹絶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疏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關尹老聃閒其風而悅之 疏 姓尹名喜字公度周

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爲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應故聞無爲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无有 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 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爲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括囊萬有通而爲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凝常無物爲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爲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疏 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爲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爲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

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
此在已而修其身也萬物故物形
各自彰著也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
彰著疏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其動若水其
似響應聲動靜情也疏常無縣鏡其迫機也
無心神用故速勞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
不清不濁故闇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
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爲而爲
德者斯知所得也疏勞忽也亡無也
喪道矣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疏和而不
夫道非有非無唱也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辱爲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
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
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
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
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疏夫英雄俊傑進躁
下退靜所以長久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
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爲守內之谿谷也
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
小而谷大故重言耳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
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疏俗人皆尚勝趨先
大聖獨謙卑處後
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之類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
先斯受垢辱之者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
爲利未知無

之以爲用 疏 貪資貨也 己獨取虛 守沖泊以待羣實 疏 守沖寂也

无藏也故有餘 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 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巋然而有餘 獨立自足之謂 疏 巋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己在物至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 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恩惠食苟簡之田立不貸之圃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爲於物耳以此爲行而養其身也 无爲也而笑巧 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 疏 率性而動淳朴無爲嗤彼俗人機心巧僞也 人

皆求福己獨曲全 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 咎禍也俗人愚迷所爲封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 以深爲根 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爲紀 去甚泰也 疏 以深玄爲德之本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 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耎也至順則全迕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進躁無崖爲銳 疏 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全其性也 疏 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

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眞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寂漠无形變化无常隨物也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也疏以死生爲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根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

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无混俗未嘗觭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與也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沉滯闇濁咸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疏卮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況至言而耆艾之談體

多眞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敖倪猶驕矜也抱眞精之智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以與世俗處**形羣也於物**疏**譴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揚波處於塵俗也**其書雖瑰瑋而連衍无傷也**還與物合故無傷也**疏**瓌瑋宏壯也連衍和混也莊子之書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諔詭猶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諔詭滑

甚可觀閱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爲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疏闢開也弘大也閎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眞宗調適上達玄道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疏言此莊書雖復詼詭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其理不竭其來不**

蛻 疏 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感已終不蛻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爲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 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末窮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疏 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 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 疏 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无厚

天下三十三

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 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 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爲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 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爲中處東者呼爲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爲死死者以生爲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 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 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

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无窮而有窮** 疏 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與物相盡也只爲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 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也 **連環可解也** 疏 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 夫燕越二邦相去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爲天中者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 萬物與我爲一故氾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 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爲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 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 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 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可名爲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 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犬可以爲羊** 疏 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

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爲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 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 楚人呼蝦蟆爲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非尾體非無非無尾名尾也

火不熱 疏 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 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法皆然也

輪不蹍地 疏 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蹍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蹍於地也猶肇論云旋

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目不見 疏 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 疏 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而自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 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疏 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枘 疏 鑿者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枘入鑿中本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未嘗動也 疏 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疑然不動

是知世間即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
璣電卷得意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疏鏃矢耑也夫幾
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蹍不動
鏃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
去未來見在之者也**狗非犬**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
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
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
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
一牛以之爲二添馬之色而
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爲三
也亦猶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者也**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
反執情故指白爲黑也**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疏捶杖也取
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
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荅曰
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
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
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
半尺豈是一尺之義邪**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也客游
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用
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
和以斯卒歲無復窮己**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
用此雅辭改易人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疏 辯過於物故能當理故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爲苑囿又解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冥於理所詮限域莫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疏 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柢體也惠子日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疏 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存雄而无術 疏 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稱大意在雄俊超

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眞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 任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 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荅者也

偏爲萬物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 疏 偏爲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能者也

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

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 疏 以反人情曰爲實道每欲超勝
羣物出衆爲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
塗隩矣 疏 塗道也德術甚弱化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
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
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蚉虻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 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
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 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

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
辯爲名 疏 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
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
也悲夫 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循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 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

道放蕩辭辯不得眞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
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
術求道縱河瀉以索眞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捄
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十

金澤文庫

日本東京　木邨嘉平刻